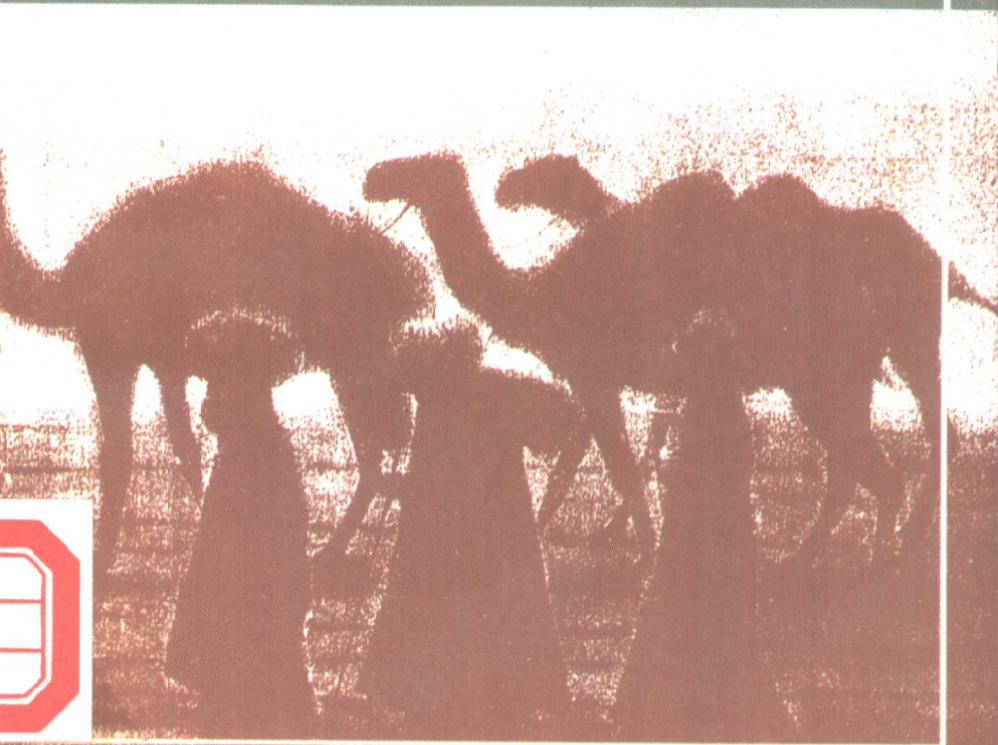


●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亚探险

● 柳 洪 亮 译

● (日) 橘瑞超 著



中亞探險

季羨林題

[日]橋瑞超 著
柳洪亮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11.11
毡奋三联
图书中心
No. 6620293

中 亚 探 险

〔日〕橘瑞超 著

柳洪亮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6插页 140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60

ISBN 7 - 228 - 02806 - 6/K·294 定价：6.80元

八十年前，亡父橘瑞超游历西域，归国后第二年发表了《中亚探险》。现在柳洪亮先生将其译成中文，由这个地方的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瑞超奉西本愿寺大谷光瑞上人之命，两次深入西域考察有关佛教东渐史的古代遗址，这本书是他第二次探险的记录。在追忆光瑞上人和探险队员们的活动的同时，希望该书的出版有助于促进日中友好的发展。

在此，向译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同时向出版社的陈先生诸君，我国第二版时撰写说明这次依旧赐文的金子民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橘 照 岭

1993年11月1日

八旬年前、亡父橋瑞超が三度訪れた貴地の新疆人民出版社より、帰国翌年に上梓された「中亜探検」を、柳洪亮先生の訳で出版されることとなり、誠にありがたく存じます。

瑞超は西本願寺大谷光瑞上人の命を奉じ、西域に再度仏教東漸の古址を探查いたしました。この本は故人二度目の探検の記録であり、光瑞上人以下他の隊員の方々の立派な御活動を追慕いたすと共に、この出版が日中友好の一助ともなればと希っております。

最後に訳者柳先生に敬意を表しますと共に、出版社の陳先生始め皆様、及び我国での再版の時解説を頂き、このたびも御高配賜った金子民雄先生に拝謝いたす次第であります。

1993年11月1日

橋 照 巖

序

穆舜英

令人惊喜地获悉，20世纪初活跃在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日本探险队，其主要成员橘瑞超所著的《中亚探险》一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并即将公开出版。

众所周知，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上掀起了中亚探险热潮，许多国家的探险队纷纷来到此地，日本探险队就是其中之一。日本探险队是由日本京都西木愿寺的大谷光瑞组织的，故也称为大谷探险队。其第一次探险活动是在公元1902年至1903年，探险队由五人组成，除大谷本人外，当时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的有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俩人，他们在和阗和吐鲁番地区进行了活动。后来作为大谷探险队主要成员的橘瑞超氏参加的中亚和新疆地区的探险活动是在1908至1909年，这是大谷探险队组织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年橘瑞超氏才18岁，他与野村荣三郎由日本京都出发，抵北京，又从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经乌里雅苏台，科不多，抵今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在新疆境内，探险队先赴吐鲁番，然后橘瑞超氏又经库尔勒赴若羌，从若羌北上进入罗布荒漠，在古楼兰地区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探险活动，获取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就是《李柏文书》。“李

柏”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人，《晋书·张轨列传》曰：“咸和初……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前凉卷》中也记载了此事，其具体年代为“咸和三年”。即公元328年。张轨原为西晋的凉州刺史，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晋室东迁，东晋元帝司马睿改年号为建武，但张轨为了表示仍忠于西晋，他仍使用西晋愍帝司马邺的建兴年号。张轨死后，其子张实、张茂曾相继首理凉州，张实、张茂去世后，公元325年由其孙张骏掌政，称凉王，史称前凉。李柏原为西晋西域长史，后归属前凉，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古高昌地。橘氏所发现的《李柏文书》，是李柏任西晋西域长史时给焉耆王龙氏的书信残片，其原件共有四张：

①号残片的文字：

“尚书

臣柏言：焉耆王龙

月十五日 ”

②号残片的文字：

“五月七日□□西城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符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

首

”

③号残片的文字：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

柏顿首□□阔，久不相问，□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见忘也。诏家见遣□

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

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

遣使符大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

首顿首

”

④号残片的文字：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五

”

查《晋书·四夷传》焉耆条曰：“焉耆国……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剖胁生子，曰会，立子为世子。”又曰，“会少而勇傑，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葱岭以东莫不率服。”显然当时古丝道北道上，焉耆王龙会的势力大盛，李柏书信应是当时给龙会的信的草稿。《李柏文书》的发现对研究晋室在古代新疆的统治和当时古丝道上各国的形势有重要价值。《李柏文书》中提到西域长史驻地海头，也为研究探索海头与楼兰的

具体位置提供了材料。

1910年大谷探险队又组织了第三次中亚探险，这次橘瑞超氏从伦敦出发，经俄国的西伯利亚，进入中国新疆的北疆地区，其在新疆活动的重点地区仍然是吐鲁番，这次橘氏由吐鲁番地区南下再次进入罗布荒漠，抵楼兰古址，然后又从此南下且末，由且末又北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库车、喀什，经和阗，再沿昆仑山北麓东行，又经且末、若羌，抵敦煌，在敦煌橘氏与吉川小一郎会合，这已是1911年的年底了。由于正遇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橘瑞超氏和吉川氏又从敦煌返回，经哈密、吐鲁番抵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橘瑞超接到要他返国的电报，他即由此从新疆塔城进入俄国的西伯利亚返回日本。吉川氏仍返吐鲁番，直至1914年才结束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三次对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的探险活动。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活动，尤其是探险队在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的探险挖掘活动，及所获取的重要文物，由于种种原因，正式发表的材料甚少，人们至今所看到的《新西域记》、《西域考古图谱》，主要记录的是大谷探险队前期考古发现的文物，有的缺少确切的记录。橘瑞超氏的两次探险活动，尤其是由他参加的大谷探险队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活动，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关心注目，但不幸的是橘氏在第二次探险活动中的日记已全部毁于大火。橘氏《中亚探险》一书，主要记载了他参加第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活动，此书现由柳洪亮同志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是一件好事，必将为从事和关心中亚探险活动的读者所欢迎。

《中亚探险》一书，日本著名作家金子民雄先生多所推

崇，并编有《橘瑞超年谱》。他为此曾多次访问橘氏，对出版中文本，热情关怀之词溢于言表，是令人感动的。

《中亚探险》中文本就要出版了，我应译者之邀，共襄盛举，特为之序。

1993年底写于新疆轮台草湖乡

前 言

金子民雄

《中亚探险》是橘瑞超师的个人游记，他在京都西本愿寺前后三次西域探险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本书综述了第三次探险（1910～1914）前半期的活动，在西本愿寺队的探险中最具魅力，发掘成果也非常丰富。至今我国正式出版的中央亚细亚探险记，本书大概是唯一的一本。不读这本书，就无从谈论西本愿寺的西域探险。

本书是1912年12月由东京博文馆出版的，封面是非常美丽的高昌故城废墟，这次收入文库丛书，仍然采用了这一封面；正文是橘瑞超师口述，由大谷光瑞身边原为《每日新闻》记者的关露香笔录的，通俗易懂。

所谓《中亚探险》，是《中央亚细亚探险》的略称，战前将中央亚细亚习惯简称为中亚，现在这样称呼的人几乎没有了。明治十三年（1880）初，外交部的西德二郎到俄国突厥斯坦和中国新疆一带旅行，所著报告书定名为《中亚细亚纪事》，称中央亚细亚是稍晚的事情，现在，许多场合下又称之为“丝绸之路”。这部《中亚探险》是中国境内的中央亚细亚——即以庞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

的探险记录。

西 域 的 秘 宝

在接触本书主人公橘瑞超师的事迹即本书中的内容之前，不粗略地了解一下进行这次探险的时代背景，阅读起来可能难以理解或感到乏味，这里作一个简单地回顾，算是画蛇添足。

本派本愿寺即所谓西本愿寺不是国家兴办的，他们先后三次向西域派遣了探险队，现在已是众所周知。1902~1914年，断断续续有许多队员参加了探险队，除瑞超师外其他队员没有写出游记，所以现在要把握其全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三次探险中参加过两次的只有本书的主人公——当时仅仅18岁的橘瑞超师。

西本愿寺进行西域探险，主持施行的是二十几岁的大谷光瑞。立项制订计划的时候，他还不是寺院的法主，但其勇气和智力、英语和汉语的能力，早已得到公认。挑选橘瑞超，这是具有非凡慧眼的大谷光瑞的又一个英明决定。有人说，如果是帝国大学的学者去，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吧！但是要知道，遇到路上的强盗团伙和塔克拉玛干的流沙，一个没有超群的智慧和决断能力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功的。

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引起考古学界的注目，是在19世纪晚期。1868~1869年，一个从印度越过喀喇昆仑山进入新疆旅游的英国人罗伯特肖氏，结识了独裁者阿古柏伯克。1870年他参加了英领印度政府以福赛斯为团长前往访问阿古柏的英国官员代表团。福赛斯早已注意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但

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此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知道塔里木盆地是古代遗址的宝库，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1890年英国军人鲍尔中尉为了追踪杀害英国旅行家达格利什的凶手达德·穆罕默德，在中国新疆进行了旅行。鲍尔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探险家，他在追踪犯人逃亡的途中，到达了天山南路的库车。这时候一个当地人告诉他附近有一座被埋没的古城遗址，但是此人担心人们知道他带欧洲人前去会把自己杀掉，说要到深夜才敢带他去。鲍尔答应后，这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一部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书。这是在库车发现的，说是在喀什噶尔河北岸某处一个五六十英尺（约80米）高的建筑物下边挖出来的，这多半是佛塔类的建筑物吧。西本愿寺第一次西域探险队（1902~1904）的堀贤雄和渡边哲信逗留约3个月，进行发掘、调查的，就是这个库车。

鲍尔购买了这部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书，带回印度交给了印度语学者鲁道尔夫·海伦莱。海伦莱认出这是用婆罗迷文字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断定是一部写于公元五六世纪有关印度医学的古书，为纪念发现者而定名为“鲍尔文书”。1890年这一年，是西域发掘考察的一个爆发点。两年后，法兰西探险家道吐雷钻·德兰和古鲁那尔俩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阗，弄到了古代西北印度和中央亚细亚都使用的卢文字书写的古文书断简。1890年12月，25岁的斯文赫定对喀什噶尔进行了短期访问，向中国当局提出了到和阗旅行的申请，但被拒绝了。

塔里木盆地的发现意义重大，在湿润多雨的印度被毁灭的文化遗产，在塔里木盆地巨大的干燥地区保存下来了。关

于这件事鲍尔已经言及。一千数百年间，历史资料必然埋在地下的资料库里。像分割殖民地一样，肥沃的土地也成了学问的分野。

1893~189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为了学术调查来到塔里木盆地。柏林大学教授冯·李希霍芬曾在信中告诉他，塔里木盆地有埋藏着古代城市的可能性。冯·李希霍芬的这一直感，是一个天才的判断。从1895年，斯文赫定开始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挑战，终于在第二年发现了埋在沙漠中的古代城市废墟，至今悄无声息的古代废墟，终于被证明是确实存在的。

各国反映迅速。在印度西北部进行考古学调查的斯坦因，由印度政府提供探险经费，1900年从印度来到中国新疆，他的目标是昆仑山脉北部的和阗绿洲及其周围，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还幸运地发现了尼雅（精绝）遗址。

在欧洲的大谷光瑞

从鲍尔开始，斯文赫定、斯坦因在西域的活动，欧洲的报纸和杂志逐一加以报道。可是没有雄厚的财政援助，连续几年的探险旅行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欧洲，伦敦、巴黎、柏林信息灵通，特别是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是世界地理学上的一个情报中心。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西域沙漠中发现遗址的1900年，西本愿寺年轻敏锐的僧侣们正在伦敦留学。这里面的中心人物，有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大谷光瑞，有近一千万信徒施舍财物为基础，作为君临其上的人，不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

在伦敦停留期间，光瑞的思想和行动不甚清楚。他在《西域考古图谱》（大正四年刊）的序言中说：西域曾经盛行佛教，是佛教东渐的地区，有三宝流通的古迹。但是，这个地区佛教已经灭迹，过去的事情现在也不清楚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到这一区域即所谓中央亚细亚进行学术调查。明治十五年（1902）八月，从伦敦回日本的时候，我想利用这次归途实现自己的愿望，决心亲身历访西域的古迹。

光瑞在伦敦停留的1902年，京都大学地理学教授小川琢治作为地质调查所成员也在欧洲旅行。在伦敦期间，他同光瑞多次会面，小川死后刊行的《一个地理学家的生涯》中有所记载。

小川琢治在伦敦访问光瑞的时候，西本愿寺的留学生正计划通过中央亚细亚回国，这时候小川琢治也想同行，但由于他系官费旅行有时间的限制，未能成行。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堀贤雄，意气风发，如果地理学者小川琢治参加了中央亚细亚的旅行，见到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一定能够为当时的日本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实在遗憾！

1902年8月，光瑞伯爵从伦敦出发到中央亚细亚旅行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西域发现遗迹的新闻在伦敦广为人知，这些可能成为他旅行的动机吧。

西本愿寺西域探险队的行动，非常迅速。斯文赫定在西域的沙漠中发现故城遗迹是1896年，第二年回国后作了报道，出版游记是1898年。斯坦因1900年开始行动，1901年回国，在光瑞一行出发的1902年8月，出版了一本册子（正文77页、图版16幅）。这些图版刊载有佛像、陶器、汉文文书残片、木简、佉卢文和婆罗迷文文书，这大大刺激了西

本愿寺探险队。著名的德国格伦威德尔探险队于1902年11月到达了吐鲁番，堀贤雄和渡边哲信在当地遇见了他们。

第一次西域探险

西本愿寺第一次西域探险于1902年8月从伦敦出发，通过俄国越帕米尔高原，于9月21日到中国的喀什。在这里他们决定兵分两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留在新疆省，光瑞、井上弘圆、本多惠隆三人去印度。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塔什干为他们送行，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帮助，英国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纯粹的军用道路，外国人不得涉足。这年1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光瑞通过皇室的关系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但是，这一待遇后来又被英国方面撤销了。光瑞一行旅行5年后的1907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日野强少佐从伊犁到达喀什，要求允许通过这条道路前往印度，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

堀贤雄和渡边哲信俩人结束了长达二年的考察，1904年2月29日到达了西安，可以认为第一次探险到此结束。在此约20天前，亚细亚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日俄战争爆发了。西本愿寺的西域探险，说到底是以佛教东渐史和佛教遗迹的研究为目的，是学术活动。可是，世界上都以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调查。

日本国内没有问题。对于西本愿寺的行动，关心中央亚细亚的英国、俄国、中国要怀疑其是在佛教掩盖下收集情报，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新疆省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和俄国，在新疆各地建立有间谍网，新去那里的

日本可能插足。俄国和中国在伊犁地区出现的边境问题，日本军部特别关心，也需要这里的情报。1880年，驻俄国代理公使西德二郎从俄国方面进入伊犁，在伊犁事件一触即发之际巡视了伊犁。12年后的1892年，有名的福岛安正少佐开始了单骑远征西伯利亚，这时候，他最大的目标就是伊犁，可见其重要性。

1908年橘瑞超师作为西本愿寺第二次西域探险队成员进入新疆的时候，当时乌鲁木齐和伊犁方面有外交部派出的林出贤次郎。林出是日俄战争期间1905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二期学生，向院长根津一说过想去新疆。这时候根津一从日英同盟的关系分析，日英两国调查研究外蒙经新疆到印度之间的形势，可以打成互通情报的协议。分担的区域，从印度到新疆的喀什属英国，喀什以北至外蒙一带归日本。外交部要求提出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人选，于是林出贤次郎被推荐到了新疆。

橘瑞超师与这位林出贤次郎接触后，对在新疆应该注意的问题得到了许多忠告。1910年，橘师第二次进入乌鲁木齐的时候林出已经回国，没有见到他。

英国方面开始感觉橘瑞超师的活动系间谍行动，因为他在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喀什、叶尔羌、和阗等地区进行了绘图、测量。其实即使什么类似的行为都没有，还是会被怀疑的。

俄国怀疑西本愿寺西域探险队是日本军部的情报员，有着同样的时代背景。那是1901年，潜入西藏首府拉萨的河口慧海秘密给他的藏语老师写过一封信。信中揭露了俄国在拉萨进行渗透的阴谋，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以俄国沙皇的密